文化實現

安庆晚報 Wen hua zhou kan



林遥

嘀嗒,嘀嗒,嘀嗒。

这并不是我最初对于时间的认识。对还没有老家屋里藤椅把手高的我来说,"嘀嗒"着转动的时钟不过是个会动的装饰品。并没有什么重要之事的我仅仅以自己的生命作为度量时间的尺度,它只是自顾自地转圈,一格,又一格,一圈,又一圈,而我的时间只是自己的时间。

天空亮起来又暗下去,妈妈在我 拆开积木时踏着日落回家。我把东 西囫囵扔进收纳筐里,抬眼,外婆粉 色围裙的衣角在厨房内外闪烁。然 后饭香随着水雾飘来,我进入动画、 拼图与积木游戏,每一天缓慢地流 过,而时钟在墙上缓慢地发出自己的 声响,离我无比遥远。

学会读懂时钟不难,但理解时钟 之于我的关系,对年幼的我却是天大 的难事。等到我再长高一些,等到我 的生活中不再只有自己与家人,时 钟,或者说是被平均分割的时间的刻 度,才慢慢与我的生活建立联系。

进入小学,入学的第一天就发了课程表。八点十五分到校,妈妈在七点半火急火燎地喊我起床,随手抄起面包、牛奶,赶我出门,一切动作都仿佛加了倍速。到班级门口,妈妈气喘吁吁地和班主任老师道歉,我望着手表指针旁的数字发呆。一个人浪费的一分钟落在全班就是四十分钟,和同学们一起要遵

循时间表的要求,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——班主任这么告诉我。

应当是这样的吧,在指针走到某个点时我便该做什么事,从此,时间的秩序确定了我的日程,那是我走人集体的根据。自此,课程表上的课程重新划分了一遍我生命中时间的维度,我逐渐习惯于时钟上清晰的刻度关于时间的意义。

我们可确切触摸的时间早已被时钟重新塑造,成为刻度被平均分割的坐标系。个人时间的流速不再只局限于个人,而是逐渐与他人共享一根标尺,从而,得以与他人确定同样的起始或结束。学期、序号、时刻,我们通过同样的刻度相互连接,于是时间被我们所共有。我就在这样均匀的刻度中成长,在缓缓流动的时间中逐渐安于时间的秩序。

学生时代时间秩序似乎是循环的。九月开学到六月放假,银杏转黄、飘落又生出嫩绿的新叶,每一年都不过是在相似的框架中重复可预测的节奏,以至于太容易让人忽略时间其实一去不复返。高三下学期,同学们陆陆续续地交换同学录的内页,提笔翻页,最后一栏赫然写着"毕业寄语",我才恍惚意识到我们似乎马上要经历一场分别。我不会再看见那株银杏染上黄色,也不会再遇见还是高中生的我们。学生时代精确的秩序也不过是单向流逝的时间的一

段投影,我们像坐惯旋转木马却被突然抛向高速公路的旅人,无法回头也 无法准备,在"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 夜"前忽然看见自己的渺小。

我把教学楼下的银杏叶贴在同学录页面上,交还给那位同学。时间带走了我们回到过去的可能,那枚银杏叶将永远停留在金黄,再不会经历绿色的时刻,如同再也不会回到这一时刻的我。

我似乎又一次陷入有关时间意 义的危机。

高中毕业收拾东西时,我翻开书架上几本厚厚的日记。过往的时光在文字中的留存并不如刻度般均匀,却好像仍有着厚度与声音。读到外婆粉色围裙的衣角便再次演到熟悉的饭香,再次将积木丢进筐里,奔向饭桌去;读到第一次捡银查叶便再次听见同学的欢笑,感到拂过脸庞的秋风。我抚平纸张受到拂过脸庞的秋风。我抚平纸张的皱褶,触摸到那些曾经的喜怒轻乐,或清晰,或横糊。或许文字中不均匀的时间造就了时间的褶皱,却正是过往印迹留存的地方……

不,更进一步。那些过去并非 只是简单地过去,更不仅只在文字 中留存,而是一点一点地铸就了如 今的我。

今的我。 我在时间的刻度中走向连接与责任,更在时间的皱褶发觉我早已从时

间中获得许多。我学会成熟与理智,

与他人共享时间的坐标,又在不断前进的时间中收拾过去的经历,抬头叩问人生新的可能。线性流动的时间让我们得以通过不同的选择铸就不同的人生,如博尔赫斯所言,因为时间永远分岔,通向无数的将来。

在成人之际,我们必然地向责任 走去,也向各自精彩的人生走去。嘀 嗒流转的时钟并不是时间的唯一形 态。未来的我们不仅应认识到时间 刻度的工具理性价值,更应在时间的 褶皱中葆有一份生命的温热。自此, 厘清自我真实的所得与所求,从容地 走向未来,我们将汇入更宏大的人类 的时间流之中。

银杏将再度枯荣,而我们正走向远方。



林遥,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25 届高中毕业生